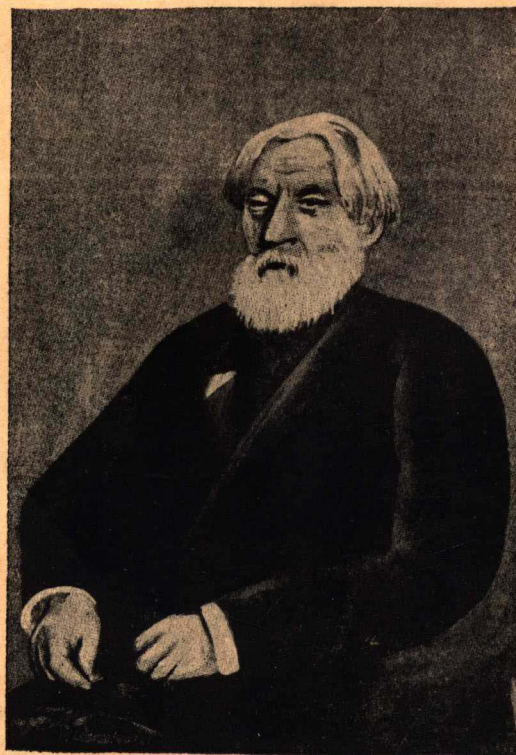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戀初

屠格涅夫
著 卜紀良
譯



初 戀

First Lov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版

內政部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九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原	價	一元五角
原	著 者	I. S. Turgenev
譯	述 者	卞 紀 良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四百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14

小引

屠格涅夫 (I. S. Turgenev, 1818—1883) 和陀思妥益卡斯基及托爾斯泰一樣是造成俄國文學黃金時代中的三大小說家之一。他不獨是俄國的，也能說是世界的文學家。

屠氏的家庭，是貴族的家庭。他的父親，不獨領有許多田產，並且占有許多農奴。農奴困苦的生活，深刻地印在屠氏幼年時代的腦海。反映在他日後的作品上。他在大學畢業後，到過德國。一八五二年後又漫遊歐洲，巴黎尤其是他常住的地方。他在巴黎有了不少朋友，俄國文學最初得到歐人注意，完全是他宣傳與介紹的功績。他壽至六十五。死於巴黎，歸葬於聖彼得堡。他最著名的小說，有獵人日記 (Sportsman's Sketch) 初戀 (First Love) 春潮 (Spring Flood) 羅亭 (Rodin) 貴族之家 (A House of Gentefolk) 前夜 (On the Eve) 父與子 (Father and Son) 煙和 (Smoke) 荒土 (Virgin Soil) 等數部。

屠格涅夫的文學工作總計有三十年之久，在這三十年中，俄國的社會和青年思想急驟變遷的痕跡；都在他的作品裏反映出來，他以純客觀的態度，描寫出時代精神的小說，至於他的最不朽的地方，還是在他滿含着詩的美的敘寫。在他的作品中，不論長篇、中篇、短篇，都含有小說中精密的結構，與詩般美麗的辭藻。在俄國當時的作家，幾無一人能及得上他，就是在當時歐洲作家中能與他有同樣的精美的藝術的也不過幾人而已。初戀是他第二部小說，是他描寫自己的小說，其柔婉的情節，是一篇美麗的戀愛故事。在本書裏詩意幾要泛溢出紙外，與其說它是小說，毋寧說它是詩吧。

宴會久前就已告散。時鐘鳴打十二時半。室內剩下的人祇有房主珊瑚琪·尼珂米和拉美·庇羅米。房主按鈴，命傭役收去晚餐的殘食。

就一定這樣吧，他深坐在一張安樂椅中，燃起一根紙煙來說：「我們每個人來講自己初戀的故事，這要輪到你先講珊瑚琪·尼珂米。」

珊瑚琪·尼珂米是個體度圓小而臉容光亮的男人，他先凝視一下房主，然後向天花板揚起他的眼睛，「我是沒有初戀的，」後來他才說：「我所開始的是屬於第二次戀愛。」

「這是什麼一回事？」

事實極簡單。當我十八歲，初次對個美少女發生愛情時，可我所得的愛對我全無新穎可言；如同後來從別個女子所得的愛一樣。明言之，我那初次也是末次的戀愛，是我六歲時同我的保母，可這事實已屬過去。有關於我們二人之間的詳情，已逸出了我的記憶，就使我追憶起來，有誰樂得聽聞呢？

「如何是好呢？」房主始自說：「我的初戀也同樣地乏味無趣的，我從未同誰發生戀愛過，直到我同我現在的妻安娜·尼珂米相遇之前，我們戀愛的過程是如願以償的，由我們的父母選定對象，不久我倆就着上了相互的愛，從速地成就了婚姻，我那初戀的故事就此數語已行道極，老實說了吧，諸君，我所以提出這初戀的標題，為的是切合於你們，我固不能說你們已老，但你們也非青年的未婚人了。拉美·庇羅米你能講點使我們高興的話麼？」

「我的初戀，誠然是非屬尋常的一回事。」拉美·庇羅米一個年約四十，頭髮斑白的男子，臉容不屑地這樣回答。「啊」房主同珊瑚琪·尼珂米齊聲地說：「好極不堪……就請告訴我們關於這會事吧。」

「不拘你們要我講……或者不，我是不來把這故事告訴你們的，以我不長於詞令，講起來反會使這故事乾燥無味或延長而多語病，要是你們允許我的話，我可把我所記得的筆述出來讀給你們聽。」

他的朋友們起初不答允，但是拉美庇羅米堅持着他的意見，及後兩星期，他們復行會集了，拉美果真如言以行，他的原稿申述的故事如下：

時在我十六歲的一年，事實是發生於千八百三十三年的夏天。

我同我的父母住在莫斯科，他們在對着尼可基花園的開羅門附近住一所消夏的平屋。我正在預備進大學，但並不努力於工作，也不視為急迫。

我是個極端自由的人，故我可以為所欲為，尤其是遠離了最後的家庭教師之後，他是個法國人，輒為自己像個炸彈地浪到俄國，而心存抑鬱，連日臉帶憂容地奄臥在牀上。我的父親對我很生疎，而母親也雖然她除我之外沒有其他的兒子，但也甚鮮給我教養，因為別的顧慮整個分擾了她。

我的父親依舊還是年少風流的人，他從財產的目的才與我比他年大十歲的母親結合的；我的母親度着陰沉的生活；她固嘮叨嫉妬而又易怒，但從不在父親面前發洩；她非常怕他，以他在行為上終是嚴肅、冷酷，又生疎的……我從未見過比我父親更沈着、自信和威信的人。

我將永不遺忘那在平屋裏所費去的最初幾星期。天氣和煦，聖尼古拉的祭日，就是五月九日，我們離開市鎮。我往往在庭院中，或到尼可基花園中，或到巷門外的野郊去散步；在散步時我有隨身所帶的書——如扣達夫的遊記，——但我不大去讀它，以我所喜歡的是朗誦韻文，我心記得好許多詩歌；這會引得我的血液飛奔，我的心恬靜地渺茫地感着憂傷，我整個地沉入於希望和豫測，變成了敏感的，每事每物對我深覺奇異的，而又如在企待什麼似的，我的幻想繼續地扮演着，很快地活躍着一個始終同一的空想，彷彿一羣燕子在破曉時環着一座鐘塔翱翔一樣，在此境之下的我是模糊了，悲傷了，而甚至要哭泣了；但被樂曲和晚美所引起的眼淚和憂傷，這對我反如春日的草木，會使我躍出青春的生命勃發的和愉悅的感覺來。

我有一匹可騎的馬；我往往裝上馬鞍騎着去獨自遠遊，使之飛奔疾馳，我想像自己是個在假戰時的武士。在我耳邊呼嘯的風聽來是怎麼的快美啊！我或翹首面向着天際，吸收那燦爛的輝煌和尉藍，注入於我的開豁容受的靈魂中。

我記得在那時關於女人的映像，戀愛的幻影，在我腦中尚未有顯然的影形出現；但在我整個的思想和整個的感覺中，已隱伏着一種半意識的，新穎的，無上甜蜜的，女性的……某種事物的羞澀的豫覺。

這個豫覺，這個企待，滲透了我的周身；我把這輸入我的體軀，這就隨了每滴的血液在血管內循行……這已造下了定數而不久就被實現了。

那我們爲消夏而居下的住所，內有一幢俱有圓柱和兩間小廂房的木建大廈；這小廂房左邊的一間是充爲製造劣等牆紙的小工場……我屢次去在那裏漫步，看那約有一打的瘦弱而蓬頭的男童，衣衫襤褸，臉容憔悴，繼續地在壓印機的方框木槓上跳躍，賴藉他們萎弱體軀的重量，以刷出牆紙的雜色式樣來。

在右面的小廂房還空着，要招徠租客。一天——五月九日後的三星期——這廂房的窗帘吊起了，有女人們的臉顯出來——已有人家住了進去。我記得在當天正餐的時候，我的母親問廚子新來的鄰舍是誰，她一聽到柴齊金公爵夫人的名字，很關心地說：

「啊！一個公爵夫人！」……後又增加地說：「一定是個衰落的望族吧，我猜想！」

「他們是雇了三輪共用馬車來的，」廚子手持着一隻碟子，慎重地說：「他們沒有自備的馬車，所有的伙具也都是非常簡陋的。」

「啊，」我的母親回答，「好極了！」

我的父親給她一個冷眼；她才默然不語。

那柴齊金公爵夫人誠然不是個財婦；看她所住下的廂房，是這樣地傾圮窄小而又低矮，這種房子就使一個薄有餘資的人也都不屑住下的。話雖這樣說，我在那時對於這許多真是一耳以聞一耳以忘地絕不注

意。公爵的尊稱也毫無一點影響於我；以我正在貫注地讀一本席羅的「盜寇」。

一一

在每個傍晚，我是習慣地荷着鎗徘徊在園圃中探窺那白嘴鴉。對於這提心的，狹猾的，貪客的鳥，我久已懷着厭惡的心。有一天，我如常地走入園圃去，毫無所獲地遍巡了一回，（這白嘴鴉已熟悉了我，祇在遠處間歇地啼叫。）我無意走近那我們的住寓和狹長園圃之間的，屬於這廂房而向右伸展出去的圍牆。沿着圍牆我還是注目於地的走去。忽然耳聞得一陣人聲；我就逾牆以望不禁私自一怔……有一種引神的景物把我吸住了。

離我數武之外的蔚黑莓叢中間的草地上，立着一個身穿入時的條格衣服，頭戴白色頭巾，體身窈窕的少女；在她的四周圍着四個年青男子，她手拿着一朵孩提熟知而我茫知其名的灰色的花卉，輪敲那青年們的前額，那形如袋狀的花，擊打在堅物之上就會發聲而炸裂開來的。

這年青的男子們渴願地承以前額，而這少女的姿態，（我在側面看着她，）看來是非常迷人的，傲旺的，可親的，嬌然而又嫵媚的，真使我欣羨得要叫好，我想，僅要她的纖指一觸我的前額，我願意捨棄世上的一切，我的鎗脫落在草地上，什麼我都忘掉了，祇知貪吝不捨地看她那雅嫻的體態和項頸，可愛的手臂和疎散在白頭巾下的美髮，半閉嬾嫵的慧眼和睫毛，以及潤柔的臉頰……

「年青人，噲年青人！」陟地一個聲音在我身旁叫起：「誰允許你佇立着看個不識少女的？」我驚惶得不知所措……離我不遠的圍牆那一邊，有個黑髮短截的男子，蔑侮地立着疾視我。同時那少女也向我轉了過來……我愛看她那生在嬌豔臉上的灰色大眼，而她全部的臉也在媚然俏笑，耀出一口銀白的牙齒，雙眉如笑地在飛揚……

我頓時面紅耳赤，即刻從地上把槍拾起來，在一陣音樂的而非鄙夷的歡笑繚繞中，我逃回了自己的房

間，投躺在牀上，把手擦着自己的臉。我的心熱烈地跳動着，我十分地覺得羞慚而又狂喜；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刺激。

一會兒休息之後，我理了髮洗了手，才下樓用茶。這少女的影象，在我眼前浮現着，我的心雖已停止了跳動，但有一種甜蜜的重壓充溢其中。

「怎麼一回事？」父親見面就問我：「你有打中了一隻白嘴鴉沒有？」

我想告訴他關於我所遇的一切，但我終究自笑了一下而未果，及我到將就寢之前——我也莫明其妙——獨腳支持地打了三個轉，又在髮上洒着香水，然後上牀，黃牛似地睡個整夜，破曉時我才醒個片刻，擡頭茫然地掃視一下周圍而復倒下睡熟了。

三

「我怎麼樣可以成個他們的相識呢？」那晨醒來我第一個想頭就是這個。還沒有用早茶我便走進園圃去，但沒有走近那圍牆，並且一個人也看不見。用過了早茶，我又在屋前的街上來回地走個好幾次，把視線從遠處投射那窗戶……在窗帘上想像出她的臉容，我很覺心慌地連忙跑開了。

「我無論如何要設法同她相識，」我心境不快地徐步在尼可基花園前的砂場上，一面自己想……「可當怎樣去進行？這倒是個問題。」

我把昨日與那女子相遇細情回想起來，不知怎的，那女子對我的嫣然一笑，在我的回想中特見活躍……但當我絞盡腦漿綢繆各種計劃的時候，運命已把機會爲我準備好了。

一天，適遇我外出而母親接到一封新鄰寄來的，紙皮灰色而封以櫻色蠟的信。這信中的字句不甚清通而筆跡也甚醜劣，內容是那公爵夫人懇求我母親給她濟助；據她的所云謂我的母親很接近高地位的人物，從這種人物她和她子女的命運都受着支配的，因此她有許多重要的事事和我母親商量。

「我上書於夫人。」她信上寫着：「原爲彼此同地位，因此我深幸得有裨益於我的良機。」最後，她請求我母親給她來訪的允許。

我看我母親神情不快地猶豫難決；父親又不在家，她找不到可以商量的人。對手又是個貴婦人，要是置之不覆於理不合的。但要覆我的母親又難於措辭。用法語答覆吧，未免有失大雅；如用俄語吧，又不是我母親的擅長，她自己明明地不愿暴露自己的缺點。

當我出現的時候，母親看見了喜出望外，即刻命我去到公爵夫人那裏對她口陳：祇要母親的能力所及始終樂爲效勞，又邀他當日午後一時來訪。

我的竊願實現得意外的迅速，真使我驚喜交集，可我始終不讓心中的紊亂有現於色，急忙忙地，回到房中，扣上一條新領帶和穿上一身新的燕尾服；我實厭惡那在家所穿的短上衣和掛領。

四

在這狹小潦亂的廂房簷廊下，我不自禁地抖着足肘走進去，正遇一個紫銅臉，豬眼睛，額紋很深，爲我見所未見的頭髮斑白的老僕人。他捧着一個盛有鯡魚殘骨的盤子，正在用足關閉通入內房的門，他看見我突然叫道：「幹怎麼？」

「柴齊金公爵夫人可在家？」我問。

「奉斗！」從內叫出一個逆耳的女聲來。

那男僕一言不發地旋過身去，轉過他那綴着一夥有花紋而紅色的紐子的破制服的背部；他把在地板上放下盤子就去了。

「警察局裏你去過了沒有？」又是這同樣的女聲。那老僕吱唔地在回答。

「唔……有客人麼？」我又聽得在說……「原來是鄰家的小先生！那末請他裏面來。」

「你愿在客堂裏請坐嗎？」老僕二次走出來對我說，一面拾起地板上的盤子來。

我抑制着我的情感就去到客堂裏。走進客堂我發現着原來是一間狹小而潦亂的房間，看來很簡陋地放着幾件粗鄙的家具。近窗的一張附手已斷的安樂椅上，坐着一位禿頭醜陋，身穿綠色的舊服，頸圍一條條格的絲圍巾，年有五十左右的婦人。她專是小眼如針地釘視着我。

我向她前去鞠個躬。

我深榮地請問「這位是柴齊金公爵夫人麼？」

「是的，你可是夫先生的令郎？」

「正是。我的母親叫我來向你傳言的。」

「請坐吧。奉斗，我的鑰匙呢，你看見沒有？」

我對她陳述我母親所給她的答覆，她聽着而一面把肥紅的手指扣擊那窗玻璃，當我講畢的時候，她又注視了我一下。

「很好，我決定來的，」她至後才說。「你多年輕呀！我問你，你已幾歲了？」

「十六歲，」我帶了不自禁的吱唔回答着。

夫人自袋中摸出幾張滿字的油污紙片來，舉到自己的鼻前逐張地審視。

「好年青呀！她不斷地在椅上搖擺着，突然說『隨便吧，只當在自己的家裏一樣。』」

「誠然言之不過的，」我想心中不勝憎惡地看她討厭的風度。

那時別邊的門忽然微啓，昨晨我在園中所見的少女立在門下。她一手揚起，面顯着一縷侮慢的微笑。

「她是我的小女，」夫人以肘指點着說。「瑞諾克，這是鄰家夫先生的令郎。請問你的大名？」

「拉美，」我以情感激動而立起來吱唔地回答。

「還有你的尊姓呢？」

「庇羅米。」

「啊，有一位我所認識的警察局長，他也叫拉美庇羅米，奉斗我的鑰匙不用找了，原來在我的袋裏。」

這少女始終臉帶笑容的，看着我，眼簾纖微地啓合着，又把頭在一邊輕側着。

「以前我曾見過福帝埋君，」她開始說。（她那爽如銀鈴的聲音，引起我一種甜蜜的戰慄。）「你答允我這樣地稱呼你嗎？」

「這可以……」我口吃地回答。

「在那裏你們見過的？」夫人問。

小姐沒有回答她的母親。

「你現在有沒有什麼事？」她問：眼光還是不離開我。

「沒有。」

「你能否來幫我捲毛線來，到我這兒來——」

她對我點頭，走出客堂去了。我就接踵在她後頭。

我們走進一個房間，內有的用具略要較好，安排得也較有意義。實際上那時的我對於什麼都無心察視

的了；我如在夢中般地祇覺得全身充溢着一種近於精神病的、強烈的幸運。

小姐坐了下來，教我與她相對而坐，然後她攜出一扎毛線，把它小心地解開，授付在我的手中。這時候的她顯露着若有所思地寂然無語，微掀的唇邊仍含着鮮明而狡獪的微笑，後來她正擬把彎曲的梳去理那

毛線，忽然她明亮迅速地向我一投青睞，使得我不禁要如癡如醉。當她滿睜着平時所半閉的眼睛的時候，她的芳容會全然一變，臉上流露得似乎愈加光輝了。

「昨天你想我怎樣，福帝埋君。」間歇之後她問我。「量來你對我懷了個不良的印象吧！」

「我……小姐……沒有……我怎可以……」我驚惶失措地回答。

「你聽着，」她接着說：「我說你尚未洞悉我，我是個異乎尋常的人，常望人家能夠告訴我真情。你是十六歲，我剛才聽得的，而我是二十一歲了！你看，我比你大這許多，因此你得把真情對我說……並且要聽我的話。」她又說：「看着我的臉，爲甚麼不？」

我愈益赧然了，不得已只得對她擡起眼來。她在微笑，她在笑那一變惡意而爲滿足的微笑。「看着我！」她音調溫順的說：「我喜歡你對我看……我愛你的臉，我認爲我們可以做個朋友。你可愛我嗎？」她狡猾地增補着說。

「小姐……」我想說下去，被她打斷了。

「第一點，你當叫我瑞達·愛蓀娜，第二點這對孩子們——（她又更正自己）「青年們——是一種惡習，要是不把心中的真情吐出，這祇適合於成人們。你可愛我不麼？」

我雖怡然聽她坦白地和我談話，可我仍不免於懊惱。我要顯示她目前的關係人已非是個孩子，於是我竭自做作着一種泰然威嚴的神氣來，然後說：「我也十分愛你的，瑞達·愛蓀娜我無心來隱瞞你。」

她若有所思地搖着頭。

「你有家庭教師嗎？」她突然問我。

「沒有，久前我就沒有家庭教師了。」

我打了一句謊，實在我同那法國人分離還未到一個月。

「啊！那末——你原來是個成人了。」

她輕扣着我的手。

「伸直你的手來！」

至後，她忽忽地捲着線團。

當她低首俯視的時候，我乘機把她打量，初時未免膽怯，後來越看越張膽了。她的芳容在我看來越發比昨日秀美，屬於她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嬌嫩、玲巧和恬靜。

她背負白帘的窗子而坐着，穿過窗帘的日光射照在她絨毛似的金黃卷髮上，淨脂的頸上，傾斜的肩上，和溫柔無疵的胸上。我訂視着她，她是這樣地對我親密而又接近啊！這對我似乎久已認識了她，又似乎有了她我方覺生命的有意味和世間的複雜……她穿的是尋常的黑衣服和前褂；我恨不得去口吻着這衣服和前褂的褶縐。在她的裙下露出小靴的尖端來，我幾欲虔誠地拜倒在她的靴邊了……

「這兒我坐在她的面前了。」我想，「我已認識她了……我的上帝，我是無上的幸福啊！」

我快活得不禁要手舞足蹈，但我僅乎微移了一下兩足，如同一個得了甜食的小孩似的。

她徐徐地揚起眼簾來，幾次把清明如水的眼睛溫和地瞧着我，她又微笑了。

「你儘量地在看我啊！」她舉指點着我慢慢地說。

我真難為情……「她必然會知道而且察得一切蘊情的。」我心上轉念着。這怎能會瞞得過她呢？忽然鄰室傳來一種響聲——碰刀的聲音。

「瑞，」客堂裏的夫人在叫着，「皮羅受羅有隻小貓帶給你。」

「小貓！」瑞達喊着，陡然立起來，把線團投在我的膝上就去了。

我把線叢和線團置在窗檻上，也立起來走進客堂去，狐疑不定地立在那裏。室的正中蹲着一隻舞爪的花斑小貓，它前面伏着的瑞達在小心地托起它的頭來。靠近夫人兩窗間的空隙幾乎爲之充塞的，是一個鬚髮如亞麻，臉現薔薇色而眼睛突出的少年騎兵。

「這小東西真的好玩！」瑞達說，「它有青而不是灰色眼睛，還有多長的耳朵呀！多謝你，未多依哥溪！多謝你的關心。」

這騎兵——我認得是昨晚在花園中所遇的四個少年之一——滿臉春風地向瑞達鞠躬，使得靴鐵和軍刀的鍊條鏗鏘地響。

「你在昨天曾說要一隻耳長的斑貓……因此我就遵守你的話照做了。」他說着又鞠躬。那貓小聲地在叫又嗅着地皮。

「它是餓了呢！」瑞達叫道：「奉斗，沙尼，拿點牛奶來。」

一個身穿黃色的舊長衣頸圍着褪色圍巾的女僕，拿進一盆牛奶來，放在小貓的面前。那小貓跑過來看了看，就舐着吃了。

「薔薇色的小舌頭多有趣呀！」瑞達把頭幾乎貼近地面，從它鼻下斜瞧着說。

那小貓吃穀了，就鳴鳴地叫着而腳爪不自然地鼓舞着。瑞達立起來，不在意地對女僕說，「收去吧。」

「爲這小貓請你給我一隻手，」那騎兵略聳一下裏在一套鈕扣密佈的新軍服裏的稱樣的身體，說。

「給你兩隻手吧……」瑞達回答着就把兩手伸給他。當他吻她的兩手時，她把眼光越過他的肩膀看着我。

我始終釘立在那處，笑吧，開口吧，不做聲吧，我真不知怎樣是好。忽然在門外的走廊裏我看見我家的僕役福特，他正在向我打着招呼。我就機械地出來走向他去。

「什麼事？」我問。

「你的母親叫我來的，」他小聲說。「好久不得你的回覆，她在動怒呢。」

「爲什麼？難道我在此久了麼？」

「一個多鐘頭了。」

「一個多鐘頭了！」我無意識地說，回身就到客堂裏去擦着腳踝鞠躬告辭。

「你到那裏去？」小姐在騎兵的後背看着我問。

「我須得回去了。」我說，轉向老夫人，「你在午後二時會到我家來嗎？」

「我會來的，我的好人。」

夫人急急地拿出她的鼻煙管，劇烈地吸着鼻煙，我看了真吃驚。

「我會來的，」她再番說，涕淚交流地打着噴嚏。

我又鞠了個躬轉過身來，帶着一種年輕人明知有人在背後送行時所感到的，不安的感覺走出會客室。

「記着以後再來看我們，福帝埋。」瑞達叫着又對我笑了。

「爲什麼她老是這樣地會笑？」當福特快然不樂默然不語地送我回家的時候，我想，抵家後母親責罵我，而且奇怪我，爲甚麼在公爵夫人家逗留得這樣悠久。我沒有給她回答，就回到自己房裏。忽然心感着十分的空虛……我禁不住地要哭出……我無限地嫉妬那騎兵。

五

公爵夫人如約來拜訪我的母親，結果是給我母親一個不良的印象。我因事出外沒看到他們的會晤，原在晚餐時，聽得母親告訴父親：這位夫人她看來是個，「凡俗的女子，」她懇託母親要代他去同珊瑚公爵辦個交涉，她似乎常實際於訟涉和公事中——「都是金錢上的卑鄙事件」——以是她一定是個可嫌的好訟者。而母親又說曾邀請她和她的女兒在明晚來共餐，（聽得「女兒」二字，我忙藏了我的鼻子，）因她究鑿是我們的鄰舍，又是有爵位的人。

關於這父親又告訴母親，他記起了這位女人是誰；他在年輕時曾認識這位已故的柴齊金公爵，而這公爵的出身原不低賤，但爲人很是輕浮和悖逆。他從久居巴黎而得到一個公知的外號，叫做「巴黎人。」他本是富裕得很，但以賭博而致財產喪失迨盡；他原可以選個較好的女子做伴侶，但不知爲了何故，或許爲了金錢，父親又冷笑地補充一句：或許爲了金錢，就娶個商人的女兒爲妻，自娶妻以後以作投機事業，而致全告破。

產了。

「至要的要她不說借錢的事。」母親說。

「那是必然可能的。」父親平穩地回答。「她能講法語嗎？」

「很勉強。」

「唔，這到無甚緊要，我聽得你說同時也邀請她的女兒，有人告訴我，這女兒到是個美貌可教的女子呢。」

「啊，那末她超越了她的母親。」

「也比她的父親強，」父親接着說。「他固受過教育，但始終是個蠢人。」

母親陷入深思又在太息着。父親也不再在多言。我聞此言談心中很覺不樂。

午餐後我空身走入園圃去，我自誓着不再走近柴齊金家的庭院，但一種難以違拗的力，終於把我引近去了，且終算不是徒勞。當我正經地走近圍牆的時候，就看見瑞達。這次她是單身，手持一書從條路途徐徐走來，只沒有注意到我。

我擬由他過去，但心機即刻一變就咳了一聲嗽。她的頭應聲轉了過來，仍不停步地把手掠開草帽上的綠的闊絲帶，眼看着我對之宛然一笑，復把眼線移上書本了。

我脫下帽踟躕了一回，帶着一個沉重的心就走開了。「她在怎樣看待我？」我心中不自由主地用法語自忖着。

耳聽得有慣聞的腳步在後面響；我回頭一看原來是我父親步伐輕快地向我走來。

「這就是她家的小姐嗎？」他問。

「是的。」

「你怎會認識她的呢？」

「今晨我在她家中看到她的。」

父親立下，不一刻他又迅速地旋過腳踵而去了。

他走近瑞達給她一個恭敬的禮。她也答他一禮，臉色顯得很驚奇，而她的書也墮下了。我看好她怎樣地目送我父親以去。在平時，我的父親本來講究於穿着的，質樸而有他自得的風度；但他豐采的弈弈，從未有今日那樣地打動着我，他那灰色的帽子戴在比昔薄些的卷髮上也從未有今日那樣地適合有樣。我固定着步勢向瑞達走去，但她甚至沒有看我一眼，拾起了書就去。

六

當夜和次日我全消磨在一種沮喪的模糊中。我記起試要做點工作，就拿起 *Keidanov* 來，但那印刷清楚的字行和頁數在這名教科書中無効地漏過我的眼前去。又讀了十遍的「求力司·開撒由勇戰而成名。」的文句，終以一無所解而把書拋開了。在午餐之前我再次把身上弄個噴香，再次穿着裝着我的燕尾服和領帶。

「你穿戴得這樣爲了什麼啦！」母親問。「你尙且還不是個大學生；你的入學試驗，能否通過還沒知道呢。就使你的上衣也還做得不久呀！不能就此丟掉的！」

「以備客來，」我在絕望中呱呱回答。

「胡話！上客來！」

我就遵命以行。去脫下燕尾服把上衣換上，但我沒有解下領結。

在餐前半小時的光景，夫人和她的女兒來了；這老女人所穿的除我昨日所見的青外衣外，多披了一領黃肩掛，和多戴了一頂老式的裝有火紅邊的帽子。她啓口就說到關於她金錢的困難，太息着，愁訴着貧窮，和請求着幫助，看她全同在自己家裏一樣沒有嫌避；任自高聲地吸鼻煙，又任自在椅上自由地煩燥着和轉動着。抑若她全不以自己的身分爲念。